

書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珙 拱壁甫重校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載兵  
行且不牽者十人  
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  
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 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鉄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  
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  
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  
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  
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  
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  
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二二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馬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  
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飲  
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  
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  
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  
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  
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  
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鉞盃登  
笠筐筥鍬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  
十有一皆曲極其  
年余在京師甚無事



同居有獨孤生申。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藪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

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嬌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尾鬣四足而蹄齧草



飲水一也推是而也今夫人有不足爲  
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  
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食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  
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  
是亦人而已矣驥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  
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  
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  
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  
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恠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  
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  
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  
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  
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  
裸尾童鬣疏紫鱗兮  
巍然特出  
瑞聖人兮理平和  
鳴鑿在御太路遵兮



世龐道悖還吾真  
慕延慕水濱今沛焉潛沫  
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  
今出處孔時類至仁今  
嗟爾衆類孰是倫今進昏死亂  
阡厥身今匪馬之慕  
吾誰親今贊之斯圖宜世珍今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脩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  
有力而不好上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  
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裘而有  
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  
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  
往七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  
深而冗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  
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  
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  
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  
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  
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  
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觀工  
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  
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  
山崖墟莽之中嘗收者由世之好者  
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為轉寫失真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歲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集古錄跋尾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其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



者遂與期谷口山。一與君神藥日服藥以從當移  
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  
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嚙  
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  
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  
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  
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  
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恠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  
端起戰國秦漢之際竒辭恠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  
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

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  
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  
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  
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  
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  
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于後  
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  
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  
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



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競上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蓋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宋文鑑百事下瘦字作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

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上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之生萬物所以資於人

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决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惧其不信也此自



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上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誣亦非其所可異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惧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



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感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上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誣亦非其所可異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惧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



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考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咲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誠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之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惧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



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考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咲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誠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之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惧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  
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  
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  
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  
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二年訖後唐清泰二年  
實二百一十一年題名者五百一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  
人錄爲十卷往上海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  
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携或  
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

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  
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  
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  
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  
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  
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  
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  
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  
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  
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歎逝者也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性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諭人者也最後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乃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上嘗有賦矣不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上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



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董子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二云清明竹林玉  
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  
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  
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  
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  
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  
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  
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

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  
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  
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謹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服  
藥至和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  
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  
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  
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



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侍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上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

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微諷則未能動將直陳則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



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闕偉博於古而宜



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又爲鄉間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受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逢蠹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蕪茂才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狀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賢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叅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毫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絕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  
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  
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甘當同罪  
蘇文忠文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  
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

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  
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  
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  
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  
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  
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  
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狹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



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達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美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鬼妄作各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篆髓後

宋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篇凡古今自



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關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 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

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逢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予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王臨川

孔子世家議

宋臨川王安石甫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上衰季之世無尺土之  
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烏突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  
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曾南豐文

金石錄跋尾

宋南豐曾鞏子固

茅君碑

茅君碑二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裏保命仙  
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武帝天漢四年道成至元  
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  
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帝  
時拜執金吾卿裏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  
大夫並解任還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  
君裏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

翰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



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曾子固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郎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

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侍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



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大學官楊裏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者由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



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  
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  
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  
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寶  
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  
云凱字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  
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  
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  
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  
縱放竒恠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  
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  
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  
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  
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  
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  
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詞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



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  
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右  
云碑此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  
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  
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  
縣鷓鴣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  
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湍浚爲瀧溪退之詩云  
南下樂昌瀧卽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  
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  
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

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  
則未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  
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未  
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  
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  
貴乎博覽也未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  
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  
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允之類皆  
重出如此者 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未  
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



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臂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々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

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姓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泰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



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  
名續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  
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  
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  
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  
理葉均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

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  
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  
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  
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  
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  
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翁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翁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



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又秩李  
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卽平正曲廣院旣成人得  
夷塗可以夜涉廼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  
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澠池治峭嶽之道  
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鄘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鄘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爲李翁也未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  
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  
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未名能畫者其筆  
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僞往往皆傳而貴  
之而漢書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  
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  
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



松古要評 卷之四  
則武都之上祿也。邨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清嶽西，狹邨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跋黃庭經

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秘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法帖題跋

跋敘古千文

朱文公

右敘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明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劉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用撫卽舉字刻真南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瀛溪先生所爲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 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曰 院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旣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熹謹記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

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殺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唯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



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遊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喜記

跋東邨嶧山碑

王魯齋

東邨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

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撫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嶧山碑

黃晉卿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益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

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金華宋景濂

梁武帝欲李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又謂爲章草之宗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付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又憤於中因題智



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未名法極義之七世  
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跋黃庭經

王禕子文

黃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  
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但全信爲  
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書學傳授

增

吉水解縉

書自蔡中郎離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  
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王韋誕仲將  
及其女琰文姬七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閔

枇把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  
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  
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  
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  
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  
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  
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  
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  
太傅得片紙而寶箴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  
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



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  
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與世南伯  
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  
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真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  
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  
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  
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  
徐會稽浩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鄔  
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疑式疑式傳于南  
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

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  
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  
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呂南宮之甥擅名于  
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  
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  
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  
康里平章子山得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  
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  
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  
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僕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



而太樸以教宋璿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于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宏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璿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

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庵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爲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春必爲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

得先生遊絲字二幅

直書於陝西尤

秦府所得

因併識之

天順二年己卯春三月

王佐識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

宋秘書郎邵武黃伯思長睿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帖研究款識體制字畫真僞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錄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元虞文靖公文

十三條

跋柳誠懸墨蹟

臨川虞集伯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矣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



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  
界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九格臨  
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  
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  
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  
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  
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緲之際傳曰  
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  
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魯二公帖

右歐陽公魯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  
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魯公家書所以事  
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  
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涵泳其德業所得  
不旣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  
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  
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  
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跋陸友仁所摹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摸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大顛閔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漢許慎字叔重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從以音聲從後出者益

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磔音責剔也

開也張也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  
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  
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  
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  
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  
思斯言哉

跋子昂書陰符經後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  
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  
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其來亦久矣世

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  
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  
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上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  
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  
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筌秦人

題宋諸陵畫像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  
其樂而知其德動則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  
卒未今天子有詔史館脩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  
閣畫像俱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



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佐按程不識漢元光初與李廣爲東西衛尉程治軍極嚴廣極簡易俱名將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

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歆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泚音泚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



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戲弄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滂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体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者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解學士文集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



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蹟布置間架捏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繇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巖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識間架古人以帚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未能悟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之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上度時誠竊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縉紳書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爲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  
治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  
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能比哉是故自庖  
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有不事於書者世遠不能得  
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  
謬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爲人作題扁大字觀闕  
里牀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  
學書漢光武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  
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

歐虞褚薛蘇黃米蔡其尤也其間工於書者豈圖爲  
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卿  
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欲吐  
罵棄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  
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爲末技藝藉口也蘇文忠  
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醇厚  
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鍾使人可  
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旣耽學古人書  
得文忠公此紙玩之不啻拱壁書之所進他日安知  
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爲之兆云



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俱在芾以模本刻之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于元

國初流落于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求以為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為人禡音侈上声脫也去蓋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終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五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琪 拱壁甫重校

古畫論

畫有六法三品 此下俱見吳興夏士良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

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



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  
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  
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  
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  
矩者謂之能品

###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  
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  
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  
行當散不散似物疑礙不能流暢也

###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  
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 六長

麓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恠  
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 製作楷模

釋像有善功方便之顏道流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  
崇天日龍鳳之表外夷有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  
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高世之



節貴戚尚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  
醜醜馳趨之狀仕女宜秀色嫵媚之態田家有醇疇  
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  
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  
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  
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山石多作礮頭亦爲凌面  
要見幽遠而氣雄崢嶸而秀潤畜獸須備筋骨精神  
毛骨隱起魚龍求游泳之妙升降之宜觀水湯湯若  
動使人有浩然江湖之思屋木折筭無虧筆墨均壯  
深遠透空花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  
後先自然艷麗閒野園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合  
尚毛羽翔舉飛集之形知此雖不能盡鑒閱之精妙  
然工拙亦畧可見矣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興寓  
意者當求之筆墨之外方爲得趣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  
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頌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  
元及闡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  
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  
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



李成閔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王荃居宋之蹤前不  
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  
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  
及近

### 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  
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 賞鑒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腠之外者今人看  
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  
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  
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  
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  
現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  
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  
律古人之意哉鏗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  
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做倣  
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



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

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寂多具眼者自能別識也

裝褙書畫定式 十條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一寸

小全幅上引首三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標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撇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引首潤四寸五分高

者五寸

古畫不脫不須稍標音表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艷

蜂蟬只在約畧濃淡之間一經稍多或失之也故紹

興褻褻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裁剪過多褻音侈上聲奪也

衣絮偏也又解也又平聲音思福也又去聲音雅解也脫也又奪古厚紙不得揭薄

若紙去其半則書畫精神一如摹本矣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

又辟蟲也

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

水無源流五曰景無夷險六曰路無出沒七曰石止

一而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偃偻十曰樓閣錯雜

十一曰滄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凡書者有犯於

此雖工不取

辨古名畫

佛道有福聚端嚴之像人物有顧盼語言之意衣紋

樹石用筆類書衣紋大而調暢細而勁健有捲摺飄

舉之勢樹分老嫩屈曲一作節皴皮石看三而皴皴老

潤山水林泉幽閑深遠有四時朝暮風雨晦明雲烟



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上若動橋梁往來野逕迂迴屋廬深邃一斜一隨一作百道折笑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向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真有如此者定知其為名手也

古畫真迹難存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星鳳况晉唐名賢真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群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書畫一法

古人云畫無筆迹如書之歲鋒常見趙魏公子昂自題已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入法通正謂書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皴

上音透皮細起也下音磧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

畫山石有坡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

芝麻皴兩點皴枯骨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礬頭一作

發墨磨頭一作凌面用筆有老潤者有枯潔者描人物有鐵線

筆有蘭花筆花一作葉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

勁健為妙也

士夫畫



出沒之景水源來歷分明蕩上若動橋梁往來野逕迂迴屋廬深邃一斜一隨一作百道折筭無虧魚龍有游泳升降之勢花果陰陽向背帶露迎風飛禽走獸飲啄動靜精神奪真有如此者定知其為名手也

古畫真迹難存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星鳳况晉唐名賢真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群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書畫一法

古人云畫無筆迹如書之藏鋒常見趙魏公子昂自題已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正謂書畫一法也

畫山石皴皴

上音透皮細起也下音磧亦皮細起也又云木皮甲錯也

畫山石有坡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芝麻皴兩點皴枯骸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礬頭一作磨墨凌面用筆有老潤者有恬潔者描人物有鐵線

筆有蘭花筆

花一作葉

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

勁健為妙也

士夫畫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大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尚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繆甚矣

舜舉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素一作思入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藁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上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即說是戴嵩見馬即說是韓幹畫也尤為可咲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梭熟絹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大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余觀唐之王維宋之李成徐熙李伯時皆高尚士夫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繆甚矣

舜舉子昂俱宋元人

古畫用筆設色

古人畫用筆圓熟設色入絹素一作思入神妙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亦有精神後人作色者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全無精采初觀可取久則意盡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稟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上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無名人畫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卽說是戴嵩見馬卽說是韓幹畫也尤爲可咲俱唐人

沒骨畫

嘗有一圖獨梭熟絹蜀黃筌畫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其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



格古要論 卷之五  
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品也品一作妙  
筌蜀王衍待詔子居家

名畫無對軸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高尚士夫以畫自  
娛人家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  
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米元章子元暉世稱小米卽友仁也

裝褙畫

詳見裝褙書畫定式

畫不脫落不宜數褙一褙則一損精神墨迹法帖亦  
然

邊道破碎處必用補葺不可裁去裁則損畫多矣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  
薰黑者多僞作者取香烟瀝或用竈烟搗碎煎汁染  
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  
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

後增

唐絹絲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濶四尺餘者  
五代絹極麗如布 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  
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宓機絹極勻淨原  
密是嘉興府魏唐宓家故名密機趙松雪盛子昭王  
若水多用此絹作畫

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畫難題名 後增

宋米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勾  
龍爽因重積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自然全  
不似寬 下二字一作自覺者非 後於冊徒僧房見有  
一軸山水與浩一同於瀑泉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  
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

此論之畫難題名也

佐考之勾龍爽蜀人宋初翰林侍詔喜畫古衣冠質  
野不媚尤善嬰孩之態 范寬華原人山水師荆浩  
晚年不及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山水為唐末之冠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宋時居開封為駙馬都尉尚  
朱英宗公主善山水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最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  
年號玉瓢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為  
真收者宜子細辨之



題跋畫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禡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古人善畫者多新增俱見

圖繪寶鑑

王維

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輞川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嘗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樹消洒石小劈皴樹稍 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畫上有詩

張彥遠云右丞得興處不論四時如畫花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此難與世俗論也 見寶鑑

李思訓

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尖勁礪谷幽深峯峦明秀石用小劈斧樹葉夾豕自成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 子昭道官至中書舍人變其父之



題跋畫

古人題畫書于引首宋徽廟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稍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于畫首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遭一劫也古人善畫者多新增俱見圖繪寶鑑

王維

後增

唐王維字摩詰家藍田輞川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嘗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樹消洒石小劈皴樹稍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筆力清勁蓋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故詩中有畫中有詩

張彥遠云右丞得興處不論四時如畫花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真此難與世俗論也

見寶鑑

李思訓

後增

唐宗室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善畫設色山水筆法尖勁礪谷幽深峯峦明秀石用小劈斧樹葉夾豕自成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多師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子昭道官至中書舍人變其父之



勢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  
訓爲大李將軍昭道爲小李將軍

董源

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爲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  
聳從脚至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縠紋樹多亭  
直葉草夾筆兼之喜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  
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其畫溪橋  
州渚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

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家焉業儒工文時命不偶

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初師閔仝穎悟融變思精格老  
有以過之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爲古今第一子覺  
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

後增

郭熙河陽温縣人宋御畫院藝學工山水其山聳拔  
盤迴水源高遠多鬼面石乱雲皴鷹爪樹松葉橫針  
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以尖筆帶點鑿絕佳早年巧  
瞻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訓議論一時卓絕  
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

俱南宋

後增



勢其智思筆力雖未及其父然其妙亦至矣世稱思  
訓爲大李將軍昭道爲小李將軍

董源

後增

董源江南人事南唐後主爲後苑副使其山峭拔高  
聳從脚至頂轉摺分明其石披麻其水縠紋樹多亭  
直葉草夾筆兼之喜作人物多用青紅衣人面亦用  
粉素論者謂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其畫溪橋  
州渚皆有生意一片江南景也

李成

後增

唐宗室李成避地營丘因家焉業儒工文時命不偶

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初師關仝穎悟融變思精格老  
有以過之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爲古今第一子覺駭  
登館閣贈成光祿丞然世絕無成畫故不細論也

郭熙

後增

郭熙河陽溫縣人宋御畫院藝學工山水其山聳拔  
盤迴水源高遠多鬼面石亂雲皴鷹爪樹松葉橫針  
雜葉夾筆單相半人物以尖筆帶點鑿絕佳早年巧  
瞻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自著山水訓議論一時卓絕  
千古可規

米元章元暉

俱南宋

後增



宋米芾字元章元豐中人官大學博士出守無爲軍  
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晉齋法帖書  
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海岳菴  
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上奇上枯木松石自有  
奇思平生喜蓄書畫故黃山谷詩云滄江夜上虹貫  
月盡是米家書畫船

米友仁字元暉芾之子也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  
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  
變滅林泉點綴草上而成

崔白 新增

宋崔白字子西濠梁人仁宗命畫垂拱殿御宸祔旨  
補圖畫院藝學善畫花鳥道釋人物飛走之類極工  
於鶩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爲程式自  
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

筌之子居宋 太宗朝光祿丞搜訪名畫銓定品目

文與可 新增

宋文同字與可梓潼永泰人稱石室先生又自號咲  
咲先生錦江道人守湖州官至司封員外郎充秘閣  
校理墨竹精妙文潞公蘇東坡極稱道之或作古槎  
老枿淡墨一掃雖丹青極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



李伯時

後增

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登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元符中歸老龍眠山莊肆意泉石間作山莊圖繪事集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及前代名手以為已有專為一家作畫多不設色但作水墨畫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也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有用絹素著色者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論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洒如王維富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有王右軍蘭亭流觴曲水圖行于

世

郭忠恕

新增

宋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後周博士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後忤旨流登州道中尸解而去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初師閔仝

董羽

新增

宋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南唐待詔歸宋為圖院藝學善畫魚龍其洶湧瀾翻只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

蘇東坡

後增

宋蘇東坡高名大節照映古今復能留心墨戲作墨



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濃淡墨分葉背面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榦虬屈無端石皴老硬奇惟如胸中之盤礴也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季子過字叔黨石竹逼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為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

新增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高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楊補之

新增

南宋楊補之字無外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高宗時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清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竹松水石清淡間野獨梅為世一絕

從子季衡畫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

新增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進士歷郡文學倅臨江入為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似道招致賓幕詩文豪壯嘗作抑誠懸墨竹絳色山



竹師文與可從地一直起至頂未曾逐節分以濃淡墨分葉背面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榦虬屈無端石皴老硬奇恠如胸中之盤鬱也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季子過字叔黨石竹逼乃翁又善山水岩屋以焦墨為之官至中山倅

張舜民

新增

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丘居士紹聖中貶筠州高宗追復直學士山水作秋景自題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畫上有浮丘二字可辨

楊補之

新增

南宋楊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高宗時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清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竹松水石清淡間野獨梅為世一絕

從子季衡畫墨梅得補之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鄉舊劉夢良亦作墨梅

陳所翁

新增

宋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端平二年進士歷郡文學倅臨江入為國子監主簿出守莆田賈秋壑似道招致賓幕詩文豪壯嘗作抑誠懸墨竹絳色山



水可並董羽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魚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体或一首嚙約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各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字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脚筆長往見賡本作字甚嫩於此可知其偽也世傳曾見真龍故多畫首後黑睛

李唐 後增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宋宗補入畫院高宗建

炎初以太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圖大障其名大劈斧皴水不用魚鱗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此其妙也 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 後增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筆嚴整岩壑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



水可並董羽善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魚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体或一首隱約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各重一時獨步百世

佐嘗見所翁龍頭自題其下或四言或長短句字粗大而勁健詞語老古所翁二字下脚筆長往見贗本作字甚嫩於此可知其偽也世傳曾見真龍故多畫首後黑睛

李唐

後增

宋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宋宗補入畫院高宗建

炎初以太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山水初法李思訓其後變化愈覺清新多喜作長圖大障其名大劈斧皴水不用魚鱗紋有盤渦動盪之勢觀者神驚目眩此其妙也 夏士良云其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其眷愛如此

馬遠

後增

宋馬遠河中人光寧朝畫院待詔師李唐下筆嚴整岩壑用焦墨作樹石枝葉夾筆石皆方硬以大劈斧



帶水墨皴甚古今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削峰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直下而不見其脚或近參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上臻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

兄達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 後增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秃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恠氣運尤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醞釀墨色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 新增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淞行省平章政事封



格古要論卷之五  
帶水墨皴甚古今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削峰直上而不見其頂或絕筆直下而不見其腳或近叅天而遠山則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獨坐此邊角之景也

夏士良云其畫山水人物花禽種上臻妙院人中獨步也

祖興祖紹興中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得名筆卷軸多令辨驗之

兄達得家學之妙山水人物花果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之態逼真殊過於遠他皆不及

夏珪 後增

宋夏珪字禹玉錢唐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秃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恠氣運尤高

夏士良云夏珪善畫人物高低醞釀墨色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學范寬院人中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趙子昂 新增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之後也世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淞行省平章政事封



魏國公謚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二王畫法  
晉唐宋俱入神品 世傳其蘭竹馬圖最多 其妻  
管夫人亦善畫竹梅蘭

子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山  
水師董源人馬精妙長子鳳字允文畫蘭竹與乃父  
亂真集賢每題作已畫以應求者故其名不顯 次  
子麟字彥徵登進士第爲浙省檢校善畫人馬

李息齋

新增

元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浙省平章  
政事致事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初學王

澹游後學文湖州着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子士行字遵道官至黃岩知州畫竹石得家學而妙  
過之尤善山水

錢選

新增

宋錢選字舜舉玉潭雲山人理宗景定間鄉貢進士  
善畫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師趙昌廣漠人宋人青綠  
山水師趙千里名伯駒南宋人尤善折枝其得意者  
自賦詩題其上

佐嘗見其色他山水畫入絹素歷元至今粉墨如新

顏輝

新增



元顏輝字秋月廬陵永和人善水墨道釋人物亦入妙品

盛子昭 新增

元盛懋字子昭嘉興府魏塘鎮人得其父洪甫之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英名琳錢塘人宋南渡人略變其法精緻有餘特過於巧

陳珏 陳仲美 新增

宋陳珏錢塘人理宗待詔號桂岩善人物着色山水子琳世其學元琳字仲美珏次子善山水人物花鳥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咄上逼真蓋得趙魏公之講明也

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以來無此手也

王元章 新增

元王冕字元章會稽上虞人能詩善墨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凡畫成必自題詩其上字俊逸詩渾厚俱可愛宋學士景濂為作王冕傳

張天師 新增

元天師張與材字國梁初號薇山又號廣微子第三十八代元貞初益官州平潮有功善畫竹與龍

蕭月潭 新增



元道士蕭月潭淮人善白描道釋人物

李雪菴

新增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山水學閔全墨竹學文湖州俱成逸趣

李如菴

新增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為法弟山水墨竹俱學黃華

雪窓

新增

僧明雪窓善畫蘭最有生意其他未工

高士安

元高士安字頽敬回鵲人居官公暇登山賞玩覽其湖山秀麗雲烟變滅蘊于胸中發于毫端自然高絕其峯峦皴法董源雲樹學米元章品格渾厚元朝第一  
一名

高克恭

此見圖繪寶鑑

新增

元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恠石瀆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右舒志學云歷代畫者不可勝數略取數家以示知者

如王維李思訓董源李成郭熙米芾父子李伯時蘇東坡李唐馬遠夏珪高士安十三人是已佐既以圖繪寶鑑增添唐宋元名人而善畫得名者蓋不止此欲悉究群公宜取圖繪寶鑑熟玩之可也  
王佐識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五 終



書